

新教皇亞德連出了，前教廷國務卿巴采奧斯接任。巴氏當選後，其先已與教廷發生非常密切的關係。巴氏家學淵源，過去已與教廷發生密切的關係。巴氏的父親曾曾任教廷格洛勒牙第十六代的財政部長，其祖父又曾任教廷格洛勒第九代的外交部長，其父為大主教會議的導師，而他自己又曾出任駐在國家的教廷大使。自一九三〇年起，升任教廷國務卿，凡度歷達大教皇，巴氏之所策劃，巴氏之居居多，應推對於教廷有深長之影響，且有豐富經驗的大主教，除巴氏以外，亞德連二人，宜乎巴氏當選教皇是以後，除德國外，各國教皇無不加以稱道。

今日世界局勢非常危急之時，人類文明趨向退化之際，處於極端危險的危急，尤應加以努力，為宗教和公道而奮鬥，以世界陷於不義和惡劣之中。我們深信教皇亞德連對於此種情形，必能勝任，必能勝任愉快，正如英國政府所批評：「巴采奧斯，選教皇之舉，實乃教廷方面利用其政治勢力，為正義和公力之舉，偉大的舉動。」蓋巴氏於前國務卿，曾與前教皇的同情，結交，偏於積極方面，然亦不能排除其真正價值所在。

發行人：孫特司·裴士
總主筆：拿門·鮑納
地址：南波路一百卅號
電話：一四四三九轉接各部
英商中華大學圖書公司出版

MONDAY, MARCH 6, 1939. No. 233

TA YING YEH PAO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30 NINGPO ROAD, SHANGHAI
Telephone No. 14439. Cables: "Scholar"
Directors: J.A.E. Sanders-Bates; N.E. Bonney

Managing Editor: J.A.E. Sanders-Bates

他說：統一而堅強的抗日戰綫

不久之前，魯迅將新華院有過幾次名人演講。時候是下午四點鐘，起初在一座簡陋的樓底下舉行，四面迴風，可說少有的悶熱；但後來搬入大廳，卻被一場愈來愈大的雨水半途而廢，散會不久，四壁生滿青霉的教室空寂了。

但這意外外對於我是有利的：我從後座位置移到前排上，不但能聽清楚前輩戰士們交鋒鬥爭的故事，而且還可以聽到一下演講者的風趣。那是個高矮適中的中年人穿一身灰藍的普通軍服，看來不多學識，更不見得肥壯，只是使人感到他的嚴肅，因為面部方正且又從不隱瞞目的愉快，他的眼睛似乎帶着細小一笑起來的時候上便露出兩顆黑亮的眼珠，在開朗的時候却又像鐵釘，俱在他的嘴脣上却橫着一道無甚短髮；當他們周圍不可推測的憂鬱，有一種平穩的優心。

他已說過故事，有些他自己的說法，言語，以及種種幫助敘述的技巧的妙手型的大件隨一揮，你便可以了解一件事的重要意義。但卻完全那麼樸實，那麼自然，絕沒有做作，或者那種無所不至分弄的嫌疑。一個真誠的人，既然是述說着他心裏說的（人）和事，而又真心地愛護他們，那一切原是

是打倒皇帝國權！

兩根木板床，隔窗大炕，上還架着兩個鋪位大約是和陳的侄友同伍的，說得上陳政，只有幾張白布單條，一張圓扣漆漆的方桌上的一把破藤椅和一茶壺。我們就在這裏的環境裏呆了兩個鐘頭，但的確時候却遠要比一般人家寬闊一點，更明白一點理由，「賈大寶」接近的理由。

他是湖南寧鄉人，共有六姊妹，自己行四。今年四十六歲，家庭是貧寒，父親相當富裕，用他自己的話說，害全家家人，因為從事革命，一點奉獻，生活又很艱苦的，十六歲的姓文女要訂婚不平而出嫁了一個中山人先加入丁同盟會，他運動溫禮章和防軍，而重要的還是他曾利用湘西重兵反抗過去世凱的帝制，結果招來失敗，於是憤慨回到湘邊，創造他那磨利菜刀的故事故去了。

他從廿二歲起便是沒有一天離過家手的却是，只精巧的烟斗，雖然一支劣質，便有時才割燃一根火柴，便被一個半響，或者既有有趣的談話打破，否則於我們的詢問，他便不肯答覆。我們靜靜地諦聽着，留心分辨着他的感情，而被要求的分明是不容人處於靜態地位，是他對於社會極其恨感經

們的興趣。」

「這地方並不壞！」他做出一個固定的手勢，「甚麼東西都齊備，一盞燈，一雙椅子，兩張土炕，還有幾千里的平原，土地肥，空氣好，天氣涼，那個地方？」

他嘆息了一聲：

「瞎牛胡扯，似乎已經看到了廣南嶺的不平原。按着他與吳興給我們的描摹了一些草地都不育，各種植物色澤都有，簡直連草葉都像同一樣。」他以爲本地的荒涼是滿清時代的大漢族主義造成的；而在長時期給苦難的原因，也多少在這裏，因爲普遍照例規避著漢人軍隊。

「拉來你們聽說過的，他給我們提出這樣證據，前清屠戶一句說好幾十句好幾百句說好幾千句好幾萬句的差錯。」

他替我們沉默着，顯出種間的精神。在他談到本人把他的重傷兵拖也在山裡傳呼叫的時候，他也表現一種同樣的神情：嘴唇緊閉，右眉向上蹙着，眼角有紅點閃動。而眼角的皺紋更多了些。

但整個的說，他對這些是有關於衝突方面的，尤其是屬於戰機上的困難，我接受了它經驗的模樣，他們克服了許多危險的事務上的困難，而那方面就是局部轉移和沿途發展來的。

西江嗎？你別着急，
他政。

軍事上動靜，不佈爲文章，祇動一動，就千言萬語。軍事是多方面的，而且也要付度必勝，才肯出動。自古道：『兵貴神速』，用在一時，我們也是非趕一時，發動一時。西江和蘭溪關係的，西江一時，全局要動。沒有西江在能够獨攬，而其他卻在徘徊觀望。

朋友口若黃河，滔滔不絕地指出我的輪廓。大時代把一個剛學還不是穿得好吃得好的鄉塾先生，鑲鍊出來了。把羅浮山的氣派，化爲一個入流社會會生活，潛化在廣原，山脈，河流的戰區裏，向峯，入流的配去。

『告辭你，七百響大砲，能死一百百姓的故事。砲的子弹太多，兇狠的砲兵，那知道他們財閥去蓋歌費的，所以他們一放就是幾百響，這樣漫無目標地亂轟我們的軍隊，祇當他是燒爆竹，你老哥看看，』

我回說不知言多少文章了。

他笑，口茶接茶又說：

『你得知麼，飛機投炸彈，大砲放亂亂全是日掩護日兵飛的，因爲在夜間，怕我們不夜換』，晝夜不敢動彈，日兵疲倦了，就用大砲亂放，掩護那可憐的，患失眠的兵，含一合眼睜，放我們的砲，在白天，讓他們死。

『我們要壓這句話都他熟練了。等到太陽西下弟兄們準備了。弟兄有狗肉兩斤，足飽三斤就够。』

他們的求，弟兄飲得高興了，膽壯些，就往前一撲，照例五六人一隊，八九人一隊，單成排要漂亮，受聖堂，

弟兄們每一大次襲擊時，都照例多少動，日兵，機口發，猛發，千人針之類。

是湖北省的一個大沙市水陸交

過一次，到現在我們才打聽到已見第五印象加以修改，而且相識的，我最近十分佩服我的眼力。我們約定的第一次見面是於前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是在天津同去的有荒妹、其芳和我三個人。因為我不肯當荒妹，許說來心忒慌住住了，於是低頭躲匿的，連一點點閑話也不敢說，更沒有一點點開玩笑的意思了。荒妹替我的拜訪問候是放過了她的時間，我們彼此便面晤于相當大的寓式平房裏，吳子雲預備飯菜，是主人約談的，因除掃

沙市是湖北省的一個大城，居長江北岸，在漢口之西，宜昌之東；地處長江之要衝，過去有條常關，屢遭慘劫，發生變後，遂即收回。商業雖極發達，有小漢口之稱，在去年二月中，有我國服務於市上好幾次，但是因爲車輛稀少，卸下來的貨物後，又再回來，所以對它的認識，還是一個模糊的人口，那時歐戰爭的緣故，人口大增，據說足滿旺盛的狀態，土地極其便宜，富有着肥沃的馬路傍邊，房屋寬敞新式的，尤其是新建的圓盆水坭的郵政局，特別顯得美麗。

沙市水上交通便利，有招商局、太古、怡和、日本輪船公司，重慶至漢口，尤以東去一路加保繁忙，陸上有四八八號公路，由漢口至沙市，一小時可達，路東至漢口，四通五達。（至巴東一段未通）北至荊州南陽府，南至湖南常德府，更順地勢而南，實爲南北的重要，它不但與我國南北公路交通的實在並且是入川的咽喉，可以辦陳民食恢復興業建設，則川省才可安穩，三時代劉德公以荊州為復仇中原之根據地（按荊州離沙市僅六公里，現已改為江陵）。

怎樣創作通俗文藝 · 沈威 ·

沈從文

怎樣創作通俗文藝？

事實告訴我們，文藝是极好的教育武器。它，不需要提出教育的形式，自然地被一般人吸收到去。

往往流行的小說，一動人的權制，它的教育效果往往比一般熱心的教育家來得大；甚至比一所學校還來得大。一個人讀了十年書可以毫無所得，讀了一個大人會讀了水滸而不給一點教訓的正式感動；讀了西遊記而不得記得一串「牛魔王」「鐵扇公主」之類的名字的時候，同時，一般民衆的常識觀念，往往並不得於正式的教育的，只得胎於他們的常有的新觀。

在今日，！我們的種種把民眾教育起來的今天，文藝必須負起它那偉大的任務：——教育大眾。

這裏，一個問題就來了：中國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低低的現象，因為力量往後很難測，我們必須提示出一條路來。所以，主題的選擇要盡量地強調到社會的明理化，不叫讀者暗中摸索。

但是我們也不該去下一般教訓，切勿焦躁，耐煩去下一番工夫，仔細地把底層題材，使觀念忙忙把自己所說的活話不管誰者是是否準備接受，嘔一聲吐了出來。如果你這樣，一切糟了！讀者被你惹了一場氣，咕裏嚕成，一團黑！他來問你，這一篇怎麼寫也

每天早晨不論是落雨還是晴天，都可以許男

「你個男子好奸嘅……」

我沒有還手，而且我理解了他。因為我不快意，所以對前座上的三個月，總是感到莫大的愉快。

這幾天他對我說的話，我都聽了進去。他說：『你別以為我會很少機會。我一直住在這種環境裏，我的意見也是不要緊的。而那個門頭下不熱想去做。』

他笑着抽出手來，把我從牆上管着抽出來，然後按着我背上上一

每天早晨不論是落雨還是晴天，都可以從東京看見很多間小亭子的屋頂。這種新式的房子正跟普通市口口的繁華一天天地多起來，幾乎成爲了這都市的一個很嚴重的房屋問題。

這種日本房子完全用水泥和紙再加上去一些新式建築原料鋼線和三合土建造而成的。他們這種屋子外面是燒仿木頭的三合土建築物，它有很多鋪滿漆油光亮的地方，進去時是不準穿鞋的。外面有本質包鐵的大門，其餘都是一些補了白紙的木板門。

它們建築的一些形式有很多種。有些專給男人人住的，有的是專給獨身男子住。同時也有那款住在一個亭子裏，也有一些整兒一對夫婦的；不過大部份的亭子間都是供給獨身女人住的亭子間，房裏絕對不容許女人人住的。

許多男丁進去的，即使他的父親也不行。當他的父親要娶他的女兒時，祇能夠在會館客室見面。

如果你去叩一下那些住家的亭子間，會有一位穿着長衣服的主婦從門上的孔上望出來，看是你誰，然後把門打開。你要脫掉你的鞋子放在門旁，然後走進那鋪草席的地毯的屋子去開窗。一個大和服的丈夫就會看見你；高他的妻子拿上一件繡花的和服，他們的早餐多數食豆腐、味噌湯、魚和些海苔，如果有客就加上一點糖餅和土產。

在亭子間居住的地方就是士。背的伴侶是常常守着防盜竊。日本的房子常有人守着防盜竊。日本的房子常有人守着防盜竊。

輯

至

流談。

錢談的(三)有沒有一個會址可以供給大家關於這三個問題，我以爲毫無問題：第一個，這個會如大家以全力去支持它，每次熱烈地參加，又怎麼會流產呢？

第二個，這問題最易發動的動機是想討論到內地去的問題，我以爲，我們有的領袖比大一些，不什什麼，對於國內的問題，隨時都列爲討論的課題。

第三，會址這個問題，最容易解決。這個，總不要大熱心參加。

現在，第一步，我們做有校按寫作，請各同志來，先使剛加入的人者報讀了研究會」的讀者讀著，請願意者來讀者或作者，請寫明住址。

他們的租屋很便宜，大概每一座房子是四十五日圓至七十日圓有私家浴室的由一百至二百二十日圓左右。不過過多的客房間都是五十五至二十日圓之間，通小巷房大多數都是舊樓停住居的人和學生、女店員婦女和咖啡店裏招待居住的人。

每座客房間都裝有一枝煤氣燈。有很多年月的愛人往往就利用這煤氣燈來自殺的。

日本的事子間店舖一個不可統計的數字，並且它們還不斷地發展下去，自明治文明之日，日本已發達地發展到李亭間來了！難道它的「暴風雨」的破壞力健康嗎？影響到它的「暴風雨」的破壞力健康？不但但是日本社會的問題，並且日本人民應了解的覺悟性的問題！這是日本東國的「仁政」下所獲得的恩惠啊！

原來日本的人民大眾呀！李亭間就是你們自殺的場所！是使廣中國人的唾棄啊！日本的人民大眾們！

